



系友會訊

第十三期

102年1月18日

二版	系上動向
三版	母系楷模
四版	心輔活力

發行人 / 林家興

出版 /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指導老師 / 宋曜廷

編輯 / 徐凡筑 李和青 蔡孟樺

同學會追記

臺師大心輔系 61 級畢業 40 週年

【撰稿 / 楊仲鏞 2012 / 11 / 20】

緣起：今年 6/3 在青田七六餐廳，綢珍很阿沙力的主動提出承辦畢業 40 週年同學會，大夥兒當然大力鼓掌同意，這是她第二次辦同學會。上一次是 2004 年 9 月，也是辦在苗栗。

報名：綢珍早早在 8/30 就發函給同學，同學會時間定在 10/25-26 週四跟週五，2 天 1 夜，地點是苗栗南庄，遊覽獅頭山、蓬萊護溪步道、南庄老街、神仙谷等名勝懷舊踏青活動，她還以彩色印刷信函，真是有心呀。行前我打電話了解報名情況，得知將有 17 人參加。

同學會過程：10/25 早上 8 點，我懷著愉快的心情，開著愛車往 1 號國道頭份交流道出發，9 點 55 分，集合時間 10 點前抵達交流道下的麥當老店。此時麗華載台北的靜美、溫純，新北市的麗娟坐她先生的車，竹南的大森開綢珍的車，載高雄的寶琴、台中的碧華及美惠，台南的茂德自行開車北上前來。這樣先有 12 人先行出發，往獅頭山前進。

開了 10 分鐘，得知國楠跟老婆就要下交流道，就在路邊停車等他們，免得迷路。綢珍站在路

旁盯住每部經過的車輛，她的專心 40 年不變，叫人佩服。此時小計 14 人到場。

接著大家到獅頭山下的廟宇參觀，小登階梯上靈洞宮，天氣當日天氣炎熱，照相時動作搶快，以免女生曬傷。同學邊走邊聊，笑聲不斷。很快肚子就饑腸轆轆，綢珍一聲高呼，吃客家菜去。

午餐時，金針來電問候大家，她百忙中還能抽空關懷同學會，可見她的有心。之後，先到清溪農莊 check-in，農莊簡單樸素，現場分配房間，自由配對。

稍待休息後，開車前往蓬萊溪生態園區，漫步溪畔的護魚步道，近距離觀賞苦花魚遨遊覓食，大夥兒猛拍照留念，狂吸林芬多精，感覺年輕許多。

返程前進遠近聞名的南庄老街拜訪，可惜的是，因已近黃昏，桂花巷商家幾已打烊，匆匆一逛而已。不過有些人也買了一點甜柿、花生、冰棒等，以解口慾之饞。此刻美惠因另有要事，在南庄與大夥兒 say goodbye 搭客運車返回台中。晚餐地點跟午餐同，這時高雄的淑芳由女兒開車，先生也一起北上共襄盛舉，晚餐時人數是 16 人。晚餐快結

束時，高雄的冬齡千里迢迢抵達南庄，最甘心呢。人數終於達到目標 17 人。席間，開心之餘，同學暢飲 Beer，大口吃菜大口喝啤，不亦快哉。

晚餐後回農莊，8 點聚集各人報告近況，話題不外健康、子女、房事、休閒、旅遊等等，最後的結論是，下次的同學會由台南的同學明良主辦，茂德協辦，請茂德轉告。

一夜無語，次日清晨，有的到附近繞繞，有的看報，各取所需。早餐後冬齡照原訂計畫先行離開，17 人又變為 16 人。



【照片提供 / 楊仲鏞】

9 點整理行李及 check-out 後，開車（有 6 台）前往神仙谷（又稱神祕谷）遊覽，該谷林木隱蔽，溪水潺潺，有一木繩吊橋，風景秀麗，值得一遊。大夥兒到觀景台休憩時，綢珍與仲鏞輪流說古道今，惹得同學及眾多遊客捧腹大笑樂不可支。尤其仲鏞得鄧小平遊美國通關的典故，最為叫座。

這趟旅程最為期待的美食就是 26 日的午餐，怡明茶園提供經典的客家佳餚（上回綢珍辦時也去過），這次餐飲更上一層樓，同學用得盛讚連連，物超所值。席間綢珍講了幾則名言，特別是以下這則：

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裡，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裡，不來不去；
你愛，或者不愛我，愛就在那裡，不增不減；
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裡，不捨不棄；
來我的懷裡，或者讓我住進你的心裡，默然相愛、寂靜、歡喜。

聽完後，大家皆沈默不語，心有戚戚焉。綢珍妳真格的造就我們的身心靈了。

餐後，同學在茶園閒逛瀏覽，比較改裝前後的不同，再拍照留影後，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後會有期。

師大教育神經科學實驗室揭牌儀式

【撰稿 / 王蔓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提升教育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效能，在校長張國恩的支持下，假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成立「教育神經科學實驗室」，於 12 月 13 日舉行揭牌儀式，正式啟用。未來將提供全校師生共同使用，期望藉此使本校的教育神經科學研究更加蓬勃發展，並經由跨國頂尖中心的合作交流，達到世界一流的水準。

教育神經科學 (Educational Neuroscience) 整合神經科學、生物學、認知科學和教育，旨在以腦神經生理的證據，提供教學教材設計與教學策略發展的基礎；力求瞭解學生學習和人類生理機制之運作，相輔相成，以期讓學生的生理潛能、認知學習理論、教學系統和教育研究能做緊密整合，使學習成效達最大化。

隨著科技快速發展，測量及研究腦科學的工具愈來愈精密，未來可從大腦發展和功能的知識來處理教育問題。目前世界各國積極開拓這塊充滿潛能的學門，台師大瞭解腦科學和教育的整合是時勢所趨，在「教育神經科學實驗室」建置眼動儀、腦電波儀、生理回饋儀以及行為實驗室，藉由各種儀器的觀測下，研究團隊可直接從運作中的大腦瞭解複雜的認知高層次歷程，如語言、閱讀、數學、幽默及情緒等，目前正執行的研究如數理資優生之腦功能研究、語文學習的認知發展與病理的腦生理研究、數學與語文本質之腦生理研究等，分別處理教育問題和補足過去缺乏資訊，及對教育領域帶來新的願景，現有多篇研究成果已登上國內外知名期刊。

「教育神經科學實驗室」秉持著服務精神，增加資源分享，提升全校研究成效，歡迎全校師生與研究人員向「教育神經科學實驗室」提出申請使用。



系友專訪：教育部常務次長——陳德華

【撰稿／103 級 徐凡筑】

當年，陳次長因為在職進修的需要，就讀師大教心系（現名心輔系）。民國六十六年師專畢業之後，隨即服役一年多，在民國六十八年至小學任教。而在六十八年之前，在職教師進修的管道其實很窄，亦有諸多限制。直到六十九年，教育部頒布政策，鼓勵教師在職進修，師大便開設了許多在職進修專班，於是次長就讀日間部。因此陳次長在民國六十八年至小學教書不久，隔年就到師大進修部進修。因為在當年師大所有的學系當中，師資陣容最為堅強的就是師大教心系。在民國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國內大學教師具有博士學位的比例，並不是太高，但是教心系非常特殊，系上的教師大多數都有博士學位，而且在相關學術領域亦有非常傑出的表現，例如張春興老師，寫過非常多書。因此當年的教心系非常具有號召力，基於這樣的理由而選擇了教心系。當年的小學並沒有輔導老師，僅有設置輔導主任一職，所以很多於教心系進修的人會到學校擔任輔導主任。陳次長當年在大學部進修教心系，而教心系分為輔導組與特教組，次長選擇的是特教組。到了碩士階段，次長專攻教育心理輔導研究所，博士階段是到政大念教育。這三個階段所學習的東西並非完全一樣，但是這些學習的歷程，在教心系的學習尤其受益最大，主要是因為在看待諸多事物時，陳德華次長懂得如何利用同理心去看事情，對次長三十幾年的公務生涯影響頗為深遠。

當年，對於家境不是非常富裕的學生而言，就讀師大可以說是政府的德政。因為當時家庭的環境，加上社會普遍價值的影響，師大是一個條件非常優渥的選擇，因此次長做了這樣的選擇。當次長到國小教書之後，發現了自己對教書的熱忱，也認為教書會是自己一生的志業。但是在教心系進修之後，對「教育」產生了一些新的觀念、新的想法，這些觀念與想法與當時教育局的督學、學校校長的觀念有一些衝突，於是當年次長與一些具有相同志向的年輕教師興辦了一份刊物。以現今自由開放的角度來看，興辦一本刊物是極為稀鬆平常的事情，但在民國六十年代的小學，這是離經叛道的行徑。因為在刊物中發表一些文章，談論自己對教育的想法，或者是對現有的教育措施、學校政策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與小學的校長想法產生衝突，在學校裡也造成相當大的風波。後來有地方教育局的督學視導，在視導的過程當中，提出了一些看法，這些看法衝擊了當年陳德華次長的想法，因為陳次長認為，這樣一位教育行政者的角色對「教育」有錯誤的認知，於是次長有了新的想法，是否能夠嘗試教育行政的路，去改變教育的現況，而不是僅僅聽從別人的指示。因為在小學教育體制中，有很多關於教育的方向是由教育行政人員做主導，並不是由教師做主導。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次長決定走上教育行政的路，因此開始準備高考。雖然在學校裡面學習的東西與高考並不是密切相關，但是高考能夠順利通過，教心系的訓練也給了一定的幫助，尤其是教育統計的部分，陳次長在教育統計得了 90 幾分的高分，測驗成績優異，順利通過高考之後，便在民國七十二年進入教育部工作，至今將屆三十年。

陳德華次長於民國七十二年一月進入教育部工作，他認為教育部是一個很愉快的工作環境，並不會給人太多的限制，反而是給予人很多的發揮空間，有很多施展自己想法的機會，也能夠實現自己對教育的期待。而在將近三十年的歲月裡，碰到很多很多很棒的主管、長官，在這些前輩底下做事，學到很多東西，讓自己有許多的成長，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也把自己對教育的理念與想法有某種程度的實現。次長認為，教育心理中所謂的自我實現，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落實了。次長所從事過的工作其實很單純，因為教育部工作的三十年間，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高等教育的領域當中，次長從高等教育的幹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科長（1988.07-1994.0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門委員（1994.01-1997.12）開始做起，一步步升職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1997.12-2000.05），也擔任過教育部技職及職業教育司司長

一年多的時間（2000.10-2002.09），以及教育部督學兼教育研究委員會的執行秘書（2002.09-2004.05）大約兩年，其中有一個月時間也兼任國立資料館的館長，後來又回教育部擔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2004.05-2007.03），後因為身體微恙，請了一年多的長假，之後又回到部裡。部內的長官也很體諒次長，因此讓他回到部內幫忙，直到最近接任了常務次長的工作。因為陳次長對整個教育部的工作一直有全盤性的了解，又因為在部長室工作過四年多的時間，協助部長處理很多事務，雖然陳次長比較沒有處理對外的實務，但是對於部內整體了解頗深，因此對於目前的工作掌握得當。常務次長這樣的工作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我們期待在臺灣面臨未來國際競爭壓力之下，教育應該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而教育部在人才培育（主要針對高等教育）過程中，能發揮怎麼樣積極正面的引導效果，或是營造一個更理想的教育環境，陳次長樂於接受這樣的挑戰。

次長見證了國內高等教育的轉變，從民國七十年代那樣完全封閉的系統，演變成開放的教育系統，而今日，整個高等教育又面臨了另外一個新的挑戰。雖然外界對於高等教育有諸多批評，但是次長認為，高等教育基本上要呈現一個開放的系統，過去把教育加上太多了工具性的思維，過去認為教育是要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而培養人才，其實教育本身應該要是個人的自我成長與實現過程中所提供的一個機會，政府有責任提供這樣的機會。至於要不要接受這樣的機會是個人的選擇，雖然高等教育在國內，因為少子女化的關係過度擴張，造成失衡，正在面臨新的議題。政府要如何面對因少子女化而造成的高等教育供需失衡？預估到民國一百零五年，國內高等教育的供需失衡會清楚的浮上檯面，之後的短短七年，預估高等教育的市場會縮減，只剩下現今的百分之七十。所以，在這樣的過程，如何讓高等教育轉型，或是因應少子女化的因素，教育部要對高等教育做什麼樣的前景規劃，希望達到什麼樣的目的，都是現今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挑戰。另外一個重要的挑戰是，高等教育在擴張的過程當中，過去早期的高等教育與社會的互動較少，社會上的人想要了解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多，因為早期高等教育使用精英教育的思維與架構，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非常有限。時至今日，高等教育變成普及化的教育，只要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就有機會進入高等教育體系，至於能夠進入什麼樣的學校，就要看個人的表現。但是當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後，就必須思考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以及教育內容與產業之間的連結問題。所以大學必須調整課程，必須走向社會化，大學必須與產業有更多連結，這並不是高等教育格調的下降，而是高等教育必須扮演引導或主導社會發展的主力，這是高等教育無可迴避的責任。早期學術氛圍濃厚，老師注重研究，較忽略教學，教學也是以老師為主，並非以學生為主。老師有什麼樣的專長，就開設什麼樣子的課程，學生的選擇空間不大，且會劃分界線，把課當成自己系所的資產，當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之後，必須與社會產生連結，無可避免的要更重視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思維，因此從課程內容到教學方式都要做相當大幅度的調整。落實的政策有大學系所評鑑以及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某種程度已經讓大學內部產生變化，開始重視教學與學生主體性。而產學合作從好幾年前就開始推動，在兩方面都會遇到一些阻力，第一，因為企業認為教育是政府的責任；國外的企業卻認為教育有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企業協助高等教育，也不介意學生畢業之後是否真的會到本企業工作，還是選擇了其他企業，因為這是企業的責任。可惜的是，國內的企業沒有這樣的觀念。第二點是因為國內的企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沒有能力負擔教育的責任。因此企業能否與學校產生實質的合作關係，包刮學生實習機會、企業人才與學校教師的交流機制……等等，企業的意願不是很高。另一方面，學校體系因為過去封閉的關係，早期學校的觀念因為不怕招不到學生，因此不在乎學生畢業之後能否順利找到工作，因此學校課程設計不太會與產業做連結。以上為產學合作無法深化的原因。但是在十年前開始，政府對產學合作有更多的



【照片提供／103 級 徐凡筑】

規劃，包括：將公務人員與教師系統做分離，讓教育人事有更大的彈性，讓教育人事與有更多的人才交流空間，教育者轉換至企業裡，與之合作研發之成果可以回歸學校，產生助益。另一方面教育部積極推動技職再造，使技職學校的老師與學生和產業有更緊密的連結。但次長對於產學合作的效果仍不滿意，期望再推出能產生更深化效果的政策。

在未來一年，教育部會提出人才培育白皮書，也組成了專案小組，希望人才培育能夠達成什麼樣的改變與目標，都會在人才培育白皮書中提出具體的規劃，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體系如何活化與提升競爭力，都是教育部必須思考的問題。主要是希望培養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因為在國際化的趨勢之下，我們的人才必須在知識經濟環境下與國際競爭，知識如何成為一種產值？並且要追求超越別人的成就，否則難以在國際市場中存活。因此教育部期許培育出能夠站在國際舞台上的人才。從國際化觀點來說，近幾年教育部政策積極招收國際學生，最大的目的要提高、強化國內大學生國際化的程度，有機會在就學期間有機會接觸外籍學生，開拓視野，這是國際化最重要的目的，同樣的，招收大陸學生也是基於這樣的理由。而次長認為有關招收陸生能夠減緩國內少子女化對高等教育招生的衝擊一說的幫助是有限的；透過更多交流，對國內學生視野的擴展以及知識的相互激盪才是最重要的。亦鼓勵學生到國外走走，不論時間長短。次長認為出國對於改變自己原本的視野有很大的幫助。陳次長在民國七十六年因為公務而第一次出國，去了歐洲，也到了美國，這些體驗只能用震驚來形容，對世界因此而改觀。對現在年輕人來說可能衝擊沒有那麼大，但是當年出國機會不多，接觸外國人的機會很少，因此對很多事情的想法就此改變了。另外，參加各種會議也讓次長學習到很多，因為剛任職於教育部，職位不高，能說話的機會很少，但是「聽」的機會很多，藉此接受了很多訓練，只要不對自己設限，就能在各種訊息當中得到很大的幫助與成長，而且隨著歷練的增加，能夠幫助自己成長的機會也相對變少了，因此要好好把握。

勇於嘗試新事物、勇於接受挑戰，不要一開始就把自己框限住是非常重要的。陳德華次長認為學教育心理輔導最重要的就是「同理心」，如果具備同理心，心胸就會開放，能夠接納許多不同的想法，對成長會非常有幫助，對人際關係也非常有幫助，甚至對工作、事業推展也很有幫助。學輔導的人，如果懂得同理心的真諦，絕對受用無窮。以諮商中的當事人中心主義為例，如何進入對方的想法，以對方的想法看待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學輔導，如果能夠真正學到這一點，對未來不管從事行業都很有幫助。

系友專訪：中山女高校長——楊世瑞



【照片提供 / 103 級 徐凡筑】

楊校長從小的志願就是當老師，當時的師大有公費制度。當年是先填志願卡再參加聯考，師大的相關科系當中，楊校長排了若干個她喜歡的科系。從高中開始，楊校長對於心理系有一種好奇，想要去了解心理系的專業。心理系跟地理系、歷史系不一樣，這些是看到名字就知道該科系在念什麼專業科目，也很清楚未來的出路。但是看到教育心理系，雖然當時楊校長並沒有特別想到未來要做什麼，而是想到這個系很有趣，於是就按照志願，填了志願。當然，也是因為按照分數分發的關係，就這樣進了教育心理系。而在選填志願方面，楊校長的家人並沒有特別干涉她的決定，讓校長依照自己的興趣，做自己的選擇。本系的應用是在諮商輔導，但是當年本系的名字是教育心理系，所以當初針對「心理學」的課程開設比現在還要多。當年，特教系還沒有獨立，所以有一些系上教授的專長是特教。當時有一些楊校長的同學，修習特教的專長。當時的系主任是陳永華陳教授，他會鼓勵大家修特教，如此一來，有多元的考慮。楊校長以前的必修學分跟現在的必修學分有些不一樣，因為時代在變化。楊校長在小學的時候就決定要當老師。楊校長小的時候，因為社會比較封閉保守的關係，每當看到當老師，都覺得那是一個好棒的職業，可以跟學生產生這麼大的互動跟影響。楊校長小時候的老師是師專畢業的，非常受到家長的推崇跟尊重，那樣的年代。不會像現在有這麼多的投訴，和麻煩的事情。以前的老師說話很有份量。楊校長碰到當年小學四年級的導師，那是一位非常棒的老師，他花了很多時間在學生的身上。那位老師那時候剛當兵回來，其它的老師大多數都已經有家累，放學之後就會各自回家去。可是因為這位老師沒有家累，所以他放學之後，就會留在學校裡頭陪楊校長和同學一起打球、教他們打球。在那個時代，學校裡頭的乒乓球桌，是專門供老師使用的，學生不太有機會去使用乒乓球桌。放學之後，大多數老師們已經離開了，學生就有機會使用到乒乓球桌，楊校長當年的導師就會帶著他們去練球。否則那個時候他們打桌球都是在地板上畫格子站著打。可是那樣的打法跟在平面上打差很多。因為站著打桌球很容易，可是在平面上打的話，要殺球就要注意了。所以那時候的學生玩的東西都很單純，沒有電腦，連家裡有電視都不是一件很普及的事情。同學們比較快樂的事就是想一些創意的玩法來玩遊戲。例如把橡皮圈綁在一起，拿來跳繩，當時就是玩這些遊戲。又因為那位導師重視的是陪伴學生，楊校長有一個愉快的童年校園生活。但是那位老師在管理秩序上是非常嚴格的，例如回答問題的時候，他規定所有學生都要用左手舉手，因為右手可能正在寫字，而且他上課會要求大家首先放到背後，先聽老師講課，講完之後，沒有問題，學生才開始動手抄筆記。所以當年的老師對這種常規的要求，都規定得很嚴格。楊校長現在回想起來，認為那實在是滿好的一件事，因為孩子這樣才能夠專心。又例如以前的桌椅都規定要排得很直，規定要對齊地板上的格線等等。以這些生活上的小細節來培養學生的自律能力。

楊校長是楊梅人，不過高中就到台北就讀市立北一女中，楊校長高一的時候通車通了一年的時間，後來就搬到台北市居住。因為通車的壓力實在太大了。楊校長那時候跟同學合住，高三的時候是住在潮州街，位於現在教育學院的後面。楊校長第一個住的地方是現在的弘道國中一帶，弘道國中當時是矮的違章建築。後來搬到第二個地方，就跟楊校長的同學一塊住在永和，本來以為就這樣可以定下來，可是不巧，命運多舛，因為一些緣故又必須搬家，找到了潮州街後面的房子。住在潮州街後面的時候，我們每天要搭 0 東或 3 路公車，在和平東路師大前面上車，每天從潮州街往右邊一點，走麗水街到公車站牌，麗水街的左手邊就是師大的校區。早期師大教心系，就在麗水街側門的旁邊，位於現在的圖書館的後面，那棟建築物在楊校長的心目當中就留下了一個很美的印象。它有一個很漂亮的螺旋梯，而且它的建築不像其他建築呆板。以前的教心系館的建築是一棟坐落於角落的 L 型的建築。楊校長那時候覺得這個建築很美、很有特色，它的窗戶是有用鑄鐵及雕花裝飾，外面是黑色的漆，牆是灰色的，看起來非常有質感。因為它的鑄鐵，使建築顯得比較有質感。楊校長那時候想，這一棟建築，很美很有特色，因此對這棟建築產生了憧憬。若將來能夠有機會進到師大，一定要去了解，那是什麼單位在使用的建築。後來暑假放榜了之後，楊校長考取師大教心系，當時，系學會發了通知，要進行迎新活動。當時桃園以北的學生會在系學會舉辦迎新，系學會方面就畫了一張地圖，附給楊校長，告訴她系館的位置在哪裡。楊校長一看就覺得，怎麼這麼神奇，就是她憧憬的那棟，楊校長還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時候的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二十，文組的錄取率非常的低，即使是北一女這樣的明星學校，它的大學升學率也只有百分之八十。所以不像現在的學校，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升學率。所以，在那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楊校長就看著那一棟夢寐以求的教心系館，就進去了，這就是她未來的家。進去也一直覺得很棒，因為系館有高低差的，它有點像是兩樓半的建築，因此，在一樓是一個平面，如果要去視聽教室的話，要下三四個台階，到地下室去。從那間視聽教室往外看，會看到一排氣窗，氣窗外面就是花園了，這個高低差，讓這棟建築物更有特色、非常非常有特色，楊校長那是一棟很棒的一個建築，也可惜後來拆掉了，因為空間不夠的關係。

楊校長在師大教心系畢業之後，首先分發到成淵國中擔任輔導老師，當時初步辦理在職進修，楊校長知道此消息之後，就報名去考試，就讀研究所。等到研究所畢業之後，又在成淵國中多待了一年。當時有法規規定高中輔導老師要由本科系的教師擔任。當時的生態是由各科系老師兼任輔導老師，不是專任，也不是專業領域畢業的教師人才。慢慢地，輔導領域受到重視，學校就必須尋找輔導領域畢業的教師來擔任校內的輔導老師。當時高中缺不多，所以高中若要甄選輔導老師，一定是研究所畢業的優先。楊校長在那樣的機緣之下，回到一女中擔任輔導老師。當年輔導人才的畢業學生多，開出的輔導教師缺沒那麼多，因此楊校長的大學同學有不少轉換科系，改擔任國文老師、數學老師、英文老師等等，因為主科教師的缺額遠大於輔導老師的缺額。其實現在的生態也雷同，主科的需求量與流動量依舊大於輔導老師的缺額。例如一女中，這樣規模大的高中，連輔導主任在內也不過五人，缺額實在不多。楊校長當年的同學也有一半擔任輔導老師，另一半都轉到別的學科。國中的輔導工作比高中辛苦許多。雖然國高中的輔導老師都要上綜合活動的課程，但是畢竟高中生比國中生成熟許多，在高中生的生涯規劃課，輔導老師可以和高中生談很多深入的規劃，也可以和學生有很多的互動，或是出學習單這樣的作業讓學生回去完成；可是在國中，國中生的素質不一，國中的輔導老師基本時數重，高中輔導老師基本上是零點點。楊校長當年擔任國中輔導老師的鐘點是 18 節課，要面對 18 個班級的學生，一班若有 40 個學生，就要面對 720 個學生。在學生這麼多的情況下，和學生的感情自然會比較淡，如果說要和學生談話，也是有轉介的機制。但問題是學生都是被動來的，不是主動求助。國中階段主動求助的學生非常少。就變成常常要花時間做班級經營管理。每班一週只有一堂課，關係很難建立。而且畢竟國中生沒有那麼成熟，對很多事情沒有主見。高中生會比較有自己的規劃，認知成熟的情況下，他們自己的人生方向。因此，在高中擔任輔導工作會覺得很有意義以及價值感。在國中可能光是花時間管秩序就花了半節課。這個問題直到現在也很類似。現在的輔導課包含於綜合領域，輔導的專業度被模糊掉，這時候擔任輔導老師的感受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好。

楊校長在北一服務了 18 年的時間，其中的 14 年在輔導室，剛開始進輔導室的 2 年是輔導老師，之後的 12 年則擔任輔導主任。擔任 12 年的主任之後，轉去轉接教務主任，當時多元入學方案已經開始，剛好入學制度改變的關卡。楊校長在北一女中教務處任職 4 年，就選離開北一女中，到大直高中擔任校長。楊校長擔任輔導主任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對輔導工作駕輕就熟，也和教育局長官在輔導領域上的事件處理也十分熟悉，當時覺得應該就可以這樣天長地久的維持下去。後來當時的北一校長要楊校長轉任教務主任，剛開始楊校長覺得非常不習慣。過去在校內開會，習慣以輔導老師的角度看待事情，擔任新角色之後，發現事情還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解決，轉了一個看事情之後，會省思過去只用輔導的角度看待事情或是學生事務，會不會過於狹窄？能不能夠有更寬廣的視野？所以楊校長認為稍微轉換工作也是一個很好的改變。教務的工作有很多的法令，影響也很大。輔導的法令相對較少，而是有較多的藝術空間。雖然不同的輔導老師和同一位學生談，設定的目標雖然一樣，但是晤談所經過的歷程不太一樣，輔導老師說的話也不太一樣。輔導老師擁有個人風格，這個個人風格不妨礙輔導老師成為一個優秀的老師，但是擔任教務工作的話，就要比較務實，嚴謹地看待法規與行政命令，否則容易把事情搞砸。楊校長剛開始的確不太習慣，但是經過磨練，增強自己事務型的特質。楊校長在大直高中擔任四年的校長，剛好中山女高校長退休，便又選選，擔任中山女高的校長，今年任職第三年。

現在楊校長面對最大的挑戰就是十二年國教裡的特色招生，那在做特色招生的時候，重點放在老師為了什麼要改變？因為老師們已經有原來的課程，那為什麼要設計新課程呢？所以要改變教師的動機。因為設計新課程很費力氣，所以要和老師有充分的溝通，而且老師們要能夠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願景。楊校長覺得這部分就和大學所學科目有關了，因為學輔導的人本來就會比較重視溝通，而且會想到有時候透過一些活動辦理，會比直接宣導或演講的效果來的好。因此，中山女高在特色招生課程的規畫活動辦理，很早就開始，楊校長是透過研習的方式在辦理。楊校長辦理研習的方式很有意思，採用各種分組競賽遊戲進行（活動相片在中山女高官方網站皆有展示），活動設計構思由楊校長發起，楊校長曾經到外面參加過此類的研習活動，因此把它帶入校園，應用在教師研習活動上，校長甚至請專業人士來帶活動，校長的用心理程度，可見一斑。十二年國教從民國 103 年開始實施，有 75% 的學生透過免試入學，25% 的學生則透過特色招生。因此，有四分之三的學生是免試入學，四分之一的學生透過特色招生進入高中。那問題也隨之而來，哪些學生能夠透過特色招生進入高中呢？每所學校都希望自己是特色招生，不希望只招收免試入學分發進來的學生，這樣才能維持一定的學生素質。所以各個學校就要去規劃特色課程，凸顯學校的特色，才有機會爭取到特色招生的機會。所以每個學校都要去規劃特色課程以及營造學校的特色。教育局為了鼓勵學校開發特色課程，在今年五、六月推出領先計畫專案，這個領先計畫，就是特色課程的前哨站，該計畫在 10/31 截止報名。學校方面看到這個計劃的時候，等於特色招生要提前準備了，所以中山女高的目標必須提前在 10/31 之前完成，所以中山女高全體教職員工陣子忙於規劃、設計課程。其實各個學校都在忙這樣的事情，除了師大附中與政大附中，因為它們是獨立的升學系統。目前台北市教育局局長丁亞雯女士（擔任過北一女中校長、中山女高校長、中正高中的校長）的理念認為：所有的教育要有所改革，不光只是在入學制度的層面。透過入學制度的改變，是能夠達到針對某些現狀的改變，但如果要改善目前教育的問題，必須透過教師的教學，才能夠發揮影響。教學要改變，就要透過制度，因為考試制度也影響著教學。這是丁局長其中一個重要的理念，因此她在國高中推廣她的想法。國中部分，她希望國中生到校不是只為了不斷的考試，而要著重於教與學，尤其是學的部分，她希望學生能夠主動學習，而不是被動等待教師的答案。這是需要引導，才有可能改變的，因此教育局花了很多時間在努力這一塊。另外是高中的部分，面對特色招生之後，她鼓勵各個學校都能夠開設特色課程，因此就需要學校的校長去帶領。因此楊校長於中山女高任內，剛好碰到這樣的時間點，帶領中山女高營造學校的特色。

楊校長說，現在當老師的比例不是那麼高，當老師也不如從前有保障，所以現在就讀師大心輔系的同學們要好好考慮自己的生涯規劃。假使要擔任諮商師，要注意諮商師和輔導老師有很大的不同。諮商師建立在不確定的關係之上，可能有專門處理親子、成人這樣不同領域的諮商師。但是輔導老師會面對到學生，是因為本身已經具備了「老師」的身分，因此有班級責任制，要負責照顧一個班級的學生。這時候輔導老師不能夠隨意拒絕學生的求助，這就是輔導老師和諮商師的不同。另外，諮商師處理的事情比較微觀，聚焦於當事人本身；但輔導老師處理的常常不只是學生一個人的問題，而必須面對該學生的整個家庭問題，或是學生的班級問題。擔任輔導老師，有時候有一點社會工作的味道在。輔導老師又有一些行政人員的角色，要與教官室連繫學生狀況、紀錄個案會議的過程等等。這樣的工作和諮商師非常不一樣。要提醒同學在專業培訓的過程當中，對這兩個角色要有清楚的認識。若要擔任輔導老師，這個角色要學習如何從宏觀的角度看事情。了解這部分對自己會有很大的幫助。

105 級迎新宿營 —— 新生來報到

【撰稿／104 級 張惟鈞】

2012 年 5 月，涼爽的春風還在吹拂，偶而伴隨著濃烈的夏陽，似乎是嫌出去玩的時間不夠似的，我就這樣想不開的接了宿營的總籌。

一開始大家都很有熱情，我們開了我們大一的共識會，檢討了大家參加上一屆宿營的感想，也提出了很多對這屆宿營的期望，一切欣欣向榮。

而時間就這樣跑啊跑的，來到了長長的暑假，四散各地的大家緊靠著網路慢慢一點一滴的準備著，但班上同學各自也接了很多事，出去玩的、當了會長的、要忙返服的．．．所以我們進度一直不快，也就在這長長的準備時間裡，大家似乎都慢慢磨掉了熱情。

就這樣，開學後我們面對的第一個難題是—大家熱情不再，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情，只剩下一些同學全心全意地投入，還好系上一直很幫忙，我們借下了整整一個月的 621 團輔室來做道具、練舞、開會、休息．．．老實說，要是沒有借下 621，或許這次宿營就不會成功了吧。而隨著營期的逼近，大家終於開始有點樣子了，經過了一驗、二驗、總驗，在學長姐一次次的督導監察下，大家才開始緊張了起來，迫在眉睫的宿營就在我們的同心協力下，一切終於步上正軌。

兩天的營期，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結束的當下心中是滿滿的，充滿了成功的喜悅跟和伙伴們完成約定的感動，而這一切的一切要感謝好多人。學長姐們、同學們、學弟妹們、助教們．．．感謝一路上有你們。



【照片提供／104 級 張惟鈞】

校慶運動會啦啦競賽



【撰稿／104 級 藍天壕】

整個啦啦的準備從尋找負責人開始，負責人必須監督整個啦啦能夠順利的進行，包含找教練、安排練習時間、協調表演內容和布景道具。所花的時間則會依照每一屆的情況而改變，如果這一屆的舞蹈太難可能練習時間就長，如果較簡單，總體的練習時間就少。整個啦啦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練習時間的安排，大學的課程由每個學生自己選修，而課外的活動又很多，所以要找到大家共同的練習時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另外一個困難是負責人沒有帶隊的經驗，所以只要教練不在，選手們就很難在練習時間內進行有系統的訓練，還好在距離比賽前兩個禮拜左右，系上有相關經驗的人自告奮勇來幫忙帶隊，解決了練習效果不佳的問題。

選手之夜，可以說是心輔系啦啦的一個大彩排，要在全系面前表演當屆的啦啦，大一選手們都非常的興奮，當成這是一場正式的表演。而他們的表現也沒有讓系上失望，那樣的熱情活力一直是心輔啦啦不變的傳統。最後來到了比賽當天，因為表演順序偏中間後面，在休息區等待的時間相對就比較久，此時此刻的氛圍是興奮又緊張。終於，上台了，在全校面前展示了自己辛辛苦苦的成果，雖然只有短短大約五分多鐘，但那可是近兩個月來三十幾個人用心用力所集合的成果，或許沒有得名，不過這一次的回憶已經無可取代。



系女籃 北心籃



【撰稿／104 級 黃昱慈】

每個星期一與星期四的晚上，總有一群穿著綠色球褲的女生和兩個教練在校本部的室外球場練球，她們可能沒有高壯的身材或著精熟的技巧，但都有著對女籃一股熱情。今年女籃球員一共有十九個人，但由於 101 級在今年畢業，豐富經驗且球技精湛的學姐都已畢業，剩下的人有九成比例的人在學以前從來沒有真正碰過籃球，因此今年在練習的部分變得強調基礎與協調的能力，球技與戰術方面則擺在其次。

上學期以北區心理相關學系的籃球比賽為重，而下學期則以大心盃為最主要的賽事。這一屆的北心盃為新竹教育大學於 101. 12. 22-23 舉辦，儘管要自己出餐費、住宿費和交通費，甚至報名費與新球的費用也得讓大家平分，但還是幾乎全部的人都報名比賽。第一天早上我們與玄奘大學以 29:9 獲得首勝；下午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比賽，前三節一路保持領先的狀態，無奈最後一節被他們追回，以 21:26 輸了這場比賽，儘管一勝一敗但由於女籃初賽的賽制為三取二，因此我們與國北教順利晉級。第二天的賽程為淘汰制，一早就遇上強敵台灣大學，第二節後就一直落後，不過到第四節還一度只有三分的差距，可惜最後的兩分鐘失守，以 8:13 輸給台大。這次的比賽雖然沒有進四強，但我從隊長的身分來看大家我仍覺得這兩天打的都是好球賽，每個人在大學都給了自己一個新的機會、加入女籃決心練籃球，雖然在能力與經驗方面不如其他打過球的人，但我們以練習補回這段差距，每個晚上都花時間與力氣在練球上，結果或許不閃耀但我們都知道這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能體會。



【照片提供／104 級 黃昱慈】

新生們一起練習、一起討論、一起歡笑、一起哭，這種共患難的感覺，大大的提高新生們的凝聚力，增進他們對彼此的了解。所以我認為啦啦隊比賽是非常好的活動，他建立了一個團體的基礎感情，在未來班上遇到困難或是需要處理事務，這樣良好的感情基礎，會是他們往前邁進的利器之一。



【照片提供／104 級 藍天壕】